



伦理小说：能否开出“救世良方”

彭希聪



从上个世纪90年代王海鸰着手伦理变迁的小说叙事到世纪初的《中国式离婚》，开启了都市人们的家庭、情感和人际交往生活为题材的伦理写作潮流。《新结婚时代》的出版更引发了家庭伦理小说的跟风。严歌苓、六六、王秀梅、焦冲、程琳、须一瓜、易清华、红柯、阎连科、慕容雪村、钟求是、许春樵等诸多新老作家，都写出了值得关注的伦理长篇小说佳作。《新结婚时代》、《成长》、《蜗居》、《双面胶》、《女人奔三》、《男人三十》、《窄门》、《屋顶上的爱情》、《零年代》、《凤鸣雅颂》等，是其中最富有代表性的作品。然而，面对这如火如荼的伦理小说创作，不禁引人反思，它应该传递怎样的道德准则？赋予怎样的价值判断？它能否为社会开出“救世良方”？

创作倾向呈两极分化

写家庭、爱情和人情，一直以来是中国文学的重要传统，尤其是以人伦、天伦之变为视角，在道德震撼中写故事，更是古代到现代诸多小说的写作传统。

伦理生活叙事总是在伦理价值体系发生重大变革的时候显示其创作成就。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图书评论》执行主编周志强称，“总体来看，中国文学中的伦理叙事经历了明清以来表达伦理生活变迁的‘市井传奇体’、晚清以来表达社会伦理复杂状况的‘文化启蒙体’、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面对现代社会伦理冲击的‘反思批判体’，一直到21世纪出现的‘都市新伦理小说’，伦理小说的发展脉络还是比较清晰的。只不过此前学术界较少从‘伦理’这个角度命名这个传统。”

相较于此前的伦理叙事，今天的伦理叙事有着很大的不同。周志强指出，首先，这些作品大多都是以现代中国都市为故事背景，呈现出文化巨变时代都市生活伦理的新现象、新矛盾、新问题；其次，作品主题总是关联着中国社会发生巨大转型、变迁时刻的观念对立、情感冲突和欲望分裂的问题，关联着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的个人生活领域的压迫感、无助感、焦虑感；再次，作品还突出地塑造了各种被生活欲望挤压、推动、折磨甚至摧毁的“小人物”形象。

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教授、

评论家张柠却认为，“目前伦理小说并没有新的创作倾向”。就普通读者来说，伦理小说如果人物形象过于复杂，反而突出不了它的伦理效果。因此，它的人物形象比较类型化、情节也会相对简单、节奏也会相对快些。张柠称，“对于这样一个创作的潮流，我们现在以一种伦理道德诉求来总结它、规范它，可以说就是把它简单化了，出现雷同是自然的事。”

目前的伦理小说创作，往往陷入不能直面人生、不能发现真问题、不敢回答真问题的窘境，成为一种所谓的只写琐碎、写自我、写女人的自恋想象的东西。周志强称，“一些作家的作品，都存在这样一种回到内心、回到过去、回到蛮荒的‘逃避情结’，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而诸如严歌苓、六六、王海鸰等作家写作，我也抱有同样的担忧。六六的《心术》虽有问题小说之名，却无问题小说之实，显得轻飘飘。”

文学作品的描写往往会偏离社会生活狭隘的价值准则，对环境的复杂性和人物的多面化有所追求。

道德准则要深广追求

美国备受尊重的编剧和写作技巧大师克里斯托弗·沃格勒曾大声疾呼：“我们迫切需要好故事，这些故事不但要能够给读者带来娱乐，同时也要包涵深刻的道德准则和生命的伦理指引，为一个更加健全的智慧社会开出救世良方。”相对于影视剧本中所要求的“道德前提”，伦理小说是否应该具有类似的道德准则？

“按照这个逻辑，我觉得当前中国的新伦理小说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用强烈的道德感来掩盖对现实社会的贫乏认识，比如说六六的《蜗居》；一种是过度依赖良好道德来建构乌托邦的虚幻理想，如焦冲的《北漂三部曲》。这是当前中国新伦理小说叙事的根本性的缺陷。”周志强称，“总起来看，我觉得小说的‘道德’应该分为‘小道德’和‘大道德’。那些强调唧唧我我或者鼓吹抽象的宽容博爱的道德，只是‘小道德’；而敢于揭露问题、呈现矛盾并深刻反省的作品，乃是‘大道德’。”

张柠也称：“文学创作的基础上有一个正确的道德前提，作者是在这个基础上开始创作的。如果我们的前提是错误的，比如说是反人类的、反文明的，这样的作品或许会比较阴暗和混乱的。但是，它的逆命题是不成立的。有了正确的‘道德前提’，不一定能够从事文学创作，也不一定有好文学作品。”

其实，“生命伦理”和“道德准则”这两个概念放在一起，是有冲突和矛盾的。张柠称，“作家创作的真正矛盾就是来自这里，普通大众所认可的共同准则和生命自身所追求的价值准则之间是有冲突的。怎么样处理这个冲突，这是作家需要考虑的问题。此外，小说并不会开出‘救世良方’，凡是试图为救世而写作的创作都会失败。托尔斯泰晚年就试图救世，也就是文学上所命名的‘托尔斯泰主义’，一个好的作家创作是不可说‘为了开出救世良方’而创作的。因此，文学作品应该超越社会伦理道德的局限性，它应该有更开放、开阔的视野，更宽广的追求。”

“新伦理小说的作家们并不致力于对现代都市伦理生活的变迁进行大力批判，并试图进行反思和矫正，”周志强称，“而是更多地把这种新伦理背后中国社会的内在矛盾，用一种冷静甚至冷漠的笔调，来呈现现代生活的沉重、缺陷、诡异和变形。”

伦理小说会繁盛发展

普通读者希望在无所适从的时代寻找一根“救命稻草”，这可以说是伦理小说火爆的原因。一部优秀的伦理小说，应该在重新体验熟悉的日常生活的过程中，发现并敢于面对造成生活内在的荒诞现实的真实原因。“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伦理小说会在市场需求的背景下快速并繁盛地发展。”周志强称，“新伦理小说的价值不在于批判青年人的欲望分裂，而在于批判和反思造就这种分裂的资本机制。从个人生活的伦理变迁中透视和反思一个社会的内在矛盾和这种矛盾与我们私人生活的相关性，这是伦理小说在当前的历史使命。”

同时，张柠也指出，“如果一个作家通过创作来展现伦理教育功能，这样的文学作品是很少具有读者的，我们不需要文学作品来诠释伦理道德。我们说文学具有娱乐、教育等等功能，实际上，它最核心的、最本质的还是审美功能，也是文学自身的功能，更是某一个历史阶段的‘局限观念’所无法涵盖的东西。”

伦理教育功能只是伦理叙事作品的附加功能，它更多的是让读者的大脑和心灵透出无限的空间，让读者的心灵变得更有包容性和多样性，它所做的是通过文学的词语和符号把读者的生命唤醒。毕竟，文学最重要的价值始终是审美价值。



我与共和国同龄

王贺文

我骄傲 我自豪
我与共和国同龄
我与共和国共同成长
啊！共和国
在你迎东方的第一缕曙光时
我呱呱落地
在童年的记忆里
人民扬眉吐气做了国家主人
共和国大厦在东方巍峨矗立
在我青春的记忆里
年轻的共和国
为人民的幸福

在艰难中探索
承载着挫折与辉煌 光荣与梦想
在我而立之年
共和国以成熟的姿态
敞开改革开放的门窗
五十六个民族张开双臂
热烈拥抱繁荣富强

我骄傲 我自豪
我与共和国同龄
我与共和国共同成长
但在祖国的家谱里

您永远是我可爱的母亲
我的血液里流淌着你的血缘
你用甘甜的乳汁把我哺育
我在你的旗帜下沐浴光芒
您牵着我的手 走过了六十四个春秋
您的伟大 您的尊严
永远是不灭的明灯
当您一百岁时
中华大家庭已跨入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那时 您还年轻
我仰望苍穹 面对世人自豪地说
我与共和国同龄

沉甸甸的金秋

苗青摄

现实生活绽放的散文之花

王宗仁

我对城管有了比较全面的认识，并产生一种深深的同情之心，真心话，还是读了周亚鹰的长篇散文《我是城管》之后。同情之后就是对那些默默无闻、忍辱负重的城市管理者的由衷尊敬了。

偏见发端于我住地万寿路邮局门前的那条街上。此处设有地铁站，又有数路公交车穿过，所以来往人员多多。尤其是在早晚上下班时间，像个小集市。这时总有一些小商小贩来此凑热闹，有摊煎饼的、炒板栗的、卖瓜果的、卖盗版书和音像品的，还有出售藏地银饰的西藏人，等等。突然，不知谁喊了一声：“鬼子进城了！”于是，小摊小贩呼啦一下四处逃窜，丢盔卸甲，满地狼藉。终于有一个蹬着三轮车卖水果的女人被城管逮住了，香蕉、苹果、草莓……滚了一地，秤盘也散了架。两个城管队员将还没有散落的水果和三轮车拉走了。这是我在万寿路看到的很真实的一幕，绝无虚构。

《我是城管》这篇散文纠正了我对城管的偏见，起码有两点。一是像万寿路那样对待小商小贩的城管毕竟是极少数，况且人家还在不断地改进自己的作风，现在基本上看不到那种粗野的现象了。二是城管绝不仅仅是管理小摊小贩，他们的工作范围与城市居民、工作人员实在是太密切了，涉及清理垃圾、绿化、用水、殡葬、娱乐、排涝、菜市场地、路灯、河沟护栏、广告牌、彩虹桥等等。可以说城市的每一个人一时一刻都离不开他们的辛勤工作。

干的工作越重，涉及的人群越广，城管在工作中一旦出现问题或者失误，受到人们的关注就越多，这是必然的。他们有难处，有委

屈，有惧怕，有威胁，所以总是小心翼翼地走路，兢兢业业地做事。

作为城管局局长周亚鹰详细地写下了自己害怕的内容，他怕风、怕雨、怕冷、怕热，因为这些都和群众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稍有疏忽处理得不好，就撞到了群众利益的神经末梢上，引发公众怨怒。作者列举了解决垃圾箱的前前后后，一波三折的事例，让我们看到了城管人员工作之艰难，心头的委屈有多少！

《我是城管》是一篇从现实生活中绽放的散文之花，作者以亲历的身份，用真实、生动的描写，展示了城管人员不计报酬、勤勤恳恳、忍辱负重，为市民办实事的可歌可泣的品质。他们的所作所为过去鲜为人知，但是他们的工作应该早一点让人们全面了解，从而使大家将敬佩的目光投向城管人员。从这一点说来，作者周亚鹰这篇作品具有开创性的贡献。它警示散文作家，不要无病呻吟，也要像报告文学作家那样，扎扎实实地走进现实生活，埋头于基层群众之中，了解他们，同情他们，学习他们，写出真正洋溢着生活气息的好散文。最基层是考验作家真功夫的熔炉，是让作家受感动的情场。

10月5日清晨，刚吃过早点，就接到周明老师电话。

周明老师这次电话并没有像往日的客套，直奔主题：“你马上到文学馆。”“什么事？”“今天是老太太生日。”“哪个老太太？”“冰心啊！”“啊？是冰心奶奶——记得记得，10月5日，记得在老人家99岁生日时您还写过文章。”“刚才吴青、陈旭来电话，他们已经出发了，估计半小时以后到文学馆。”

我匆匆跑下楼，这才意识到在我们小区附近没有卖鲜花的。打上出租车，我对司机师傅说，您帮我留心一下，看路边有没有花店。我从周明老师多篇写冰心先生的文章中得知，冰心老人一生最喜爱的就是玫瑰花，这殷红的花色也象征着她慈爱、坚强、勇敢的品格。

很遗憾，出租车直到现代文学馆东门也没有看到有一家花店，正在我焦急的当口，周明老师拖着拉杆箱从后边追过来，他指着路边的一家高耸的店铺说，你看，那有家花店，不知道营业没有？我说，您到文学馆去迎一下吴青夫妇，我买完花马上过来。

等花店的小姑娘把一束玫瑰花扎好，我举着疾步走到文学馆内的冰心汉白玉雕塑像前时，周明老师和吴青夫妇已经几束玫瑰花摆放在冰心先生的像前。

我注意到，吴青和陈旭夫妇所献上的花束上有一张纸牌，上面写着：

亲爱的娘和爸：
今天是娘的生日，祝您生日愉快，也祝你们在天上幸福。我们很想念你们。
你们的女儿女婿和外孙们：吴青、陈旭、陈钢、李丹、刘丹敬祝
在吴青的倡议下，我们一行站成一排，向冰心老人深情地三鞠躬，表达我们的思念之情。周明老师说，吴青你代表我们在妈妈面前说几句话吧。吴青想了想，说：

送您一束玫瑰花

红孩



“娘，我们今天来看您，祝您生日快乐。我们会永远记住您说过的话，有了爱就有了一切，好好的做人，好好的工作，好好的生活，同时，也要承担起社会的责任。您放心吧。”

吴青讲完，我对大家说，我也讲几句：“亲爱的冰心奶奶，您好！我们今天来这里

祝贺您113岁生日。自2000年，中国散文学会按照您生前的遗愿，设立了冰心散文奖。现在，已经成功举办5届。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将继续秉承您的文学精神和高尚情操，把我们的散文事业做得更好。”

等我讲完，陈旭老师提醒道：“我们要不要照几张相，做个纪念。”陈旭老师的提议得到大家的热烈响应，于是，我们围在冰心老人的塑像后，分别选择不同的角度留下了难忘的画面。那一刻，我仿佛听到冰心这位文坛老祖母的心跳，她是那样的火热，那样的充满人间的慈爱。

不知怎的，也就在这一刻，我突然想到铁凝在一篇文章中说过的话：照片如果是回忆时光，文学或许更应当有能力去创造时光。

中国诗人代表团

参加第50届国际作家聚会

中国作家协会派出的中国诗人代表团日前赴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参加第50届国际作家聚会。来自世界上25个国家的60多位诗人见证了这一盛会。本届聚会的名誉主席是塞尔维亚总统尼科利奇，中心议题是“诗歌与历史”。中国诗人代表团团长杨志学等人与塞尔维亚诗人及其他各国诗人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塞方的诗歌朗诵传统和各国诗人的朗诵激情给中国诗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塞尔维亚作家协会负责人向包括中国作家协会在内的多国文学机构颁发了感谢证书。中国诗人向塞尔维亚作家协会和贝尔格莱德图书馆捐赠了自己的著作以及《诗刊》和《人民文学》英文版，并代为捐赠了中国作协副主席高洪波和著名儿童诗人金波的著作。

神州